

卡彼拉的篝火

〔南〕 维利科·科瓦切维奇著





卡彼拉的篝火

〔南〕维利科·科瓦切维奇著

包朝志 于龙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VELJKO KOVAČEVIĆ
Kapelski Kresovi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66 年俄译本转译

卡彼拉的篝火

[南]维利科·科瓦切维奇著

包朝志 于龙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8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2 字数 363,000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册

书号: 10188·75 定价: 1.35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在滨海哥朗区游击队
和第十三师的战友，并以此纪念在为祖国
解放和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牺牲的德烈日尼
察、滨海地区和科塔尔山区的英雄们。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南斯拉夫游击队创建、成长和发展壮大的过程，歌颂了游击队在与敌人战斗中建立的英勇业绩。一九四一年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占南斯拉夫，以十六世纪南斯拉夫农民起义领袖马季雅·古贝茨命名的一支游击队，在亚得里亚海滨海地区、卡彼拉山区和德烈日尼察一带展开活动，抗击敌人。他们深入敌后，炸翻火车，强攻碉堡，智擒敌军官，在敌占区进行地下活动。作者以磅礴的气势，有力的笔触，再现了这些可歌可泣的战斗活动，并且塑造了柳鲍、雅斯特烈勃、棒小伙子、扫烟囱工、红毛等游击队战士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在铁托同志的领导下，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席卷全国。这支开始时以营建制的游击队日益扩大，由营扩建为旅，最后由铁托同志亲自批准扩建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师，以正规军投入解放全国的伟大战斗中。

在战士们常说的“两不管”地带，有孤零零一所农民弃家逃走的农舍，游击队行军到达后便将营部设在那里，等待早在准备的军事行动。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天上没有一丝云，——这在科塔尔山区的秋天是不常见的。卡彼拉、斯涅日尼克和里斯尼亚克诸峰，被积雪覆盖着，闪闪发光，初雪在阳光照耀下已经不融化了。山脚下，库帕河上和沿铁路线两侧，大雾迷漫，雾是游击队的天然屏障，游击队曾不止一次来这里伺机伏击意军火车。自然景象是如此宁静安谧，使人想不到是在战时。在敌方为警戒而构筑的掩体里，一片沉寂，就象通常每次对游击队进攻后那样。

由德耳尼策至洛克维一带，笼罩着烟雾，掩蔽了以马季雅·古贝茨^①命名的游击队营。近一月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游击队屡战屡退，敌人跟踪追击，沿途放火烧掉一切可作游击队隐蔽的房舍，这一段作战情景是每个战士清清楚楚记得的。经过占领军不久前一次的进攻后，现在游击队整个营首次下山碰碰运气，要对铁路作一次新的袭击，使人人知道游击队依然存在。

要是相信了意大利人，游击队牺牲的人数早已超过了一个营的编制。按照占领军的统计数字，活跃在铁路沿线的这一百二十名战士，以及逃入深山的数百老百姓，每人已死过多少次了。被枪杀和吊死的农民、雇工和伐木工人，敌人也把他们列入“古贝

① 一五七三年反封建起义的农民领袖，克罗地亚人民的民族英雄。

茨”营的伤亡清单。沦陷区大小城镇张贴的布告上，用醒目的大字印着死者的姓名，有真姓名也有假姓名。这时，“营”字被加上了引号。

铁路好象是游击队活动的标志。这一月来，铁路上平静无事，甚至夜间也通火车，因此占领军的警惕性明显地放松了。似乎一切都说明“古贝茨”营已被消灭。

正因为如此，这次出击的成败，无论是对当地老百姓，还是对武器装备很差、近来人数大为减少的营，都是重要的。

暮色刚降落下来，部队就到达铁路边，爆破手们在路轨下面埋好了地雷。夜里，峡谷中传来机车的一声声汽笛，但火车好象故意为难似地并不驶来。四周越是黑暗，战士们的惶恐的预感越是强烈。谁也不愿意埋伏在这里等到天亮。“古贝茨”营的很多战士曾不止一次占领过这些阵地，而敌人经常会发现游击队，并用炮火射击；战士们好不容易才退出火力圈。因此大家在这里心中都有些不踏实，不由得要回想起以前的几次失利。火车仍旧不来，这使他们想到又暴露了目标，要落入陷阱了。战士们在阵地上明显地感到不安，时常整整皮带，平平身下的泥土，仿佛这块“闹鬼”的地方真不让人安身似的。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更频繁地向后面观看，象要预先看好一条退路似的。

天亮起来了，火车还是不来，部队不顾原定计划，继续留在原阵地。两翼的战士们向营长这边张望，等着沿散兵线传来撤退的命令。可是营长不作声，大家仍留在原地；只有几个新战士，不时跑到离阵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方便”。撤退的命令仍不下来。营长和指导员都在考虑，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下一步决定该怎么办。经过长时间的集合、准备和长途行军，才到达这里，一无所获地就撤退，在心情上是很沉重的。战士们也会认为撤退是一件丢脸的事。部队正需要打一个大胜仗来提高士气呢。

早晨，营长决定重新部署部队，让战士们不暴露目标。各连连

长下来到铁路边，仿佛用敌人的眼光视察阵地，给隐蔽得不好的战士作指示。连长雅斯特烈勃虽然不需要这样做，还是在铁路枕木上走了几个来回，他想克服自己的恐惧，同时想给部下打打气。他的连队里一切都好。只有那位戴大眼镜的中学教员符拉多把那支长长的三发步枪架在断树桩上，身子露在上面。雅斯特烈勃发现老师后便站住了，似乎忘记自己是在铁路上。他第一次带着责备的神情望望老师。看到老师正在向铁路上瞄准，这位连长蓦然想起在学校里最后一天的情景。

*

*

*

那是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上文学课前，学生们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等老师来上课。这是八年级甲班，与其他班级相比，它以操行端正而突出。全班学生早已不调皮捣蛋，不需要评定品行优劣了。老师们似乎都是昏昏沉沉、漠不关心的，他们说的话，学生们也不怎么了解。教学照例不过是表面上的讲解课文和形式上的测验知识。

只有文学老师符拉多不象其他的老师。他上课和以前一样热情，虽然不按照正式的教学大纲讲课，可也有自己的计划。他讲的不是教学大纲上规定的一般文学课程，而是反映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的民间叙事诗。许多诗他记得滚瓜烂熟，常在班级里朗诵。同学们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上文学课，因为文学课能给学校里的沉闷气氛带来一些生气。

这一天上文学课前，老师所喜欢的雅斯特烈勃，班级里那个最漂亮的学生，有些过分高兴。他在教室里把一团湿海绵抛来抛去，竭力想投进“篮”去。海绵从伊娜头上飞过，撞到墙上，留下一大块湿印。同学们发觉雅斯特烈勃看中了伊娜，都来取笑他。

不料老师不等打钟就进了教室，大家立刻都不吵了。

“雅斯特烈勃在教室里吗？”他激动地问。

“我在这里，老师，”雅斯特烈勃一面答应，一面把海绵藏起来。

“有几个宪兵要找你，”老师悄悄地对他说。“你跳窗逃走吧，否则要逮捕你。快点，他们已经在门外边了。”

雅斯特烈勃抖了一下，向课桌迈了一步，正要拿书和帽子，老师已抓住他的手把他向窗口一推。雅斯特烈勃一纵身跳上了窗台，再一跳便到了校院里。

老师要想知道雅斯特烈勃跳下去是否平安无事，飞快地向窗外瞥了一眼，然后站在那里，打算对学生们讲些什么话，可是来不及了——宪兵已带着翻译来到门口。

使学生们惊异的倒不是来了宪兵——他们不是第一次来了，——而是因为这次带来的翻译是约热。这个约热是高年级的学生，他的缺点和弱点是大家都知道的，难怪同学们一下子就送给他几个外号。可是谁也没料到，有一天约热会以宪兵队翻译的身份出现在老师和低年级同学的面前。

约热中学毕业时外号“奸细”。在班级里，在街上，这个外号总是到处跟着他。他受不了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孩子这样的看待，想尽方法要甩掉这个侮辱性的外号，然而外号象影子似的跟定他。他经常听到喊“奸细、奸细”。约热到校长和老师面前告状，说出那些招惹他的同学的姓名，但这只有使老师相信给他起这个外号是公正的，于是外号跟他更形影不离了。

同学们早已猜到，宪兵下士的儿子约热，利用父亲的关系在告发他们。象他父亲一样，他常常带着一帮人人痛恨的密探到处钻到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他千方百计要出风头，指望博得同学们的尊敬。可是他所引为自豪的东西，倒引起了他们的厌恶。

同学们看见约热带了宪兵来，开头一会儿甚至感到惊慌，但很快就镇静下来，把眼睛瞪着他看，嘴里发出嘘嘘声，声音虽不高，却是一听就明白：“奸—奸—奸……”约热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奸细”这外号还从来没这么使他苦恼过。他不把脸对着同学，躲

在宪兵背后不让人看见。宪兵跨着正步走近老师的桌子，老师态度庄严、安详。宪兵上士把手伸给老师，假装客气地对他说：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直接谈谈，不用人翻译。”

“奸细，或是大家现在叫您的什么称呼，翻译给他们听，讲清楚，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只能讲国语。”

老师的回答使学生们欣喜，提到约热的外号，也使他们赞叹，两年前的这个外号，他自己还处分过学生呢。

约热涨红了脸，用意大利语叽叽咕咕说了一阵，尽量把老师的话说得软声软气。

“翻译得准确些，要和我讲的意思一样，”老师纠正他。

约热又翻译了一遍，眼睛望着地板，没敢抬起来。

上士气歪了脸，皱起眉头，咬住下嘴唇。他恶狠狠地看看老师，随即猛一转身，象要登上老师桌边的踏板，但马上克制住，脸上装出类似外交家的淡淡的笑容，随时准备为了对付粗暴的行为而使用秘密的外交武器。他冷冰冰地掏出一张不大的纸递给约热。教室里又发出嘘嘘声。

翻译高声读着逮捕令。逮捕令指出，中学八年级学生雅斯特烈勃系一共产党员，败坏社会道德，从事反对意大利王国的宣传。

“不可能！”老师听了逮捕令后说。“他算什么共产党员？他是一个最优秀最用功的学生！难道王国理由害怕一个中学生吗？雅斯特烈勃是个好学生。这一定是弄错了。”

“他们就是这样的，”上士发怒说，“在哪里都是第一，干什么都是第一。还有一个证据。既然他们是最优秀的，那就不会错过这种机会。这完完全全符合他们的性格，老师。您应该更好地了解他们。您班上的这一个，不是头一个。班级越高，里面的共产党员越多。”

约热翻译得很卖力，老师和上士说的话，他全部翻译出来，不漏掉一个字，也不擅自增加一个字。老师注意地听着约热翻译的

每一句话，心里奇怪他过去的学生竟翻译得如此敏捷。

“诸位，你们是误会了，”老师又说，口气比早先温和、镇静。他拿过逮捕雅斯特烈勃的命令来念着，逐字辨认着学生的姓名。

全班学生凝神屏息，注视着老师桌边演出的这场戏。年老的文学老师，他们向来所畏惧的人，现在扮演着主要角色。老师擦着眼睛，把逮捕令反复看了好几遍。他整个神情显得很惊奇的样子，仿佛他真的不能相信那上面所写的每一个字。

“嗯，嗯，是这么回事，”他含糊糊地说着。随即向后排课桌瞥了一眼，只当雅斯特烈勃还在这里似的，向班上问道：“雅斯特烈勃，你出了什么事？你喜欢搞政治吗？现在有人控告你，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有这样年轻的共产党员吗？”

这时候老师是满腹狐疑，因为他放走雅斯特烈勃，让他跳到窗外后，还没来得及跟全班学生说过什么。“现在学生会回答什么呢？应该相信他们。”

“雅斯特烈勃今天没有到校，”几个学生指着空位子一齐回答。嘘嘘声听不见了。

“他坐在哪里？”上士提高声调问。

“我没听错吧，您是不是问他坐在哪里？”老师不等翻译就紧张地问。

他发觉自己说的是意大利语，想用国语把这句话重说一遍，上士却抢着说：

“您没听错……而且您的发音很好。”

老师更加窘起来了。一想到雅斯特烈勃的帽子和书留在课桌里，他失去了自制力。

宪兵们向雅斯特烈勃的课桌走去，老师走在前面，领着他们从那一排排长长的课桌中间过去。他慢慢地、在狭窄的行列间走着，走走停停，不安地四面看看，仿佛在检查教室。

“你们看这个共产党员干的好事，”走到第三排课桌时，他讽刺

地抱怨说。这时第三排课桌上一个学生忽然打翻了墨水瓶，洒了一练习簿的墨水，弄脏了裤子。那个学生发觉老师威严的目光看着自己，便站起来替自己胡乱辩护。老师生气地要他课后留下来。快要走到最后一排课桌时，老师觉得身上一阵阵发抖。他竭力掩饰自己激动不安的真正原因，便放慢脚步，回转身再来找这个犯错误的学生，好象一切都怪他打翻了墨水。

“我叫你课后留下来！你好象不懂！”老师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也象他的身子发抖一样。

最后几步他走得快而有力，终于指了指那危险的地方，那张刻着雅斯特烈勃的名字的课桌。他站定了，稍稍靠着墙壁，把手放在背后，象往常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要说那样，庄严地仰起头。他又充满了决心。那会儿他认为宪兵不会检查雅斯特烈勃的课桌时，也是象现在这样充满决心的。老师相信，那些意大利宪兵会毫不费事地拆穿雅斯特烈勃突然失踪的秘密。“他们向校长说明来意时是看见我在门口的，”他心中对自己说。“离别时向全班学生说些什么呢？只有这句话：我这样做，并不感到懊悔。学生们会了解我的。”

宪兵和翻译研究了刻在课桌上的姓名，和逮捕令里写的作了比较。学生们屏住气等着，留心看着老师和宪兵的一举一动。宪兵上士把课桌盖猛一掀，好象害怕让什么东西跑掉似的。使老师惊异的是，帽子和书不在课桌里了，只有一个旧墨水瓶。宪兵上士一把抓起来，迎着亮光看一看，便带着瞧不起的神情随手扔开了，拍的一声合上课桌盖。他用锐利的目光对老师扫了一眼，快步向门口走去，宪兵和翻译也跟着出去了。

老师气竭力衰地走近桌边坐下，沉重地向椅背上一靠，吁了一口气。他双眼直楞楞地看着，呆了几秒钟，接着两手按在桌上，环顾着静寂无声的教室。他把视线从一张课桌移到一张课桌，在学生的眼睛里看到了会意的神情，这使他从心底里受到感动。看到

后面几排的课桌时，老师脸上不由得露出喜悦和感激的神情。

“是谁把东西藏起来的？”他不经意地问，觉得应该打破这难堪的沉默。

“什么东西，老师？”后面课桌上有人反问他。

“雅斯特烈勃的东西。”

“什么东西？他今天没有到校，”后排的人齐声回答。

接着倒数第二排的学生站起来，回答同样的话。人人都是一样的回答。前排课桌上坐的一个学生，去年秋天补考老师给了个两分。他没作声。等大家坐下了，他才起身对老师说。显然他是怕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同学们的齐声回答里。

“老师，您可以相信同学们。雅斯特烈勃今天的确实没有到校。”

这个回答特别使老师感动，不由得流下泪来。他连忙掏出手帕擦擦眼睛，向全班学生说：

“请你们原谅我一时的脆弱。我一向认为我了解你们，可是只有今天才真正认识你们。谢谢你们！现在我自己也看到雅斯特烈勃没有来。好，现在上课吧。”

老师实在无心上课，但他要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学生们拿出书来，这时候第三排的那个学生站起来说：

“我想把自己的过失说明一下。您吩咐我课后留下，不过请您允许我现在说明全部情况。”

“为什么我要你留下？哦，对了，”老师回想起来。“墨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有心弄翻墨水的，”学生回答。

“正是在魔鬼出现抓走东西的时候，”坐在后面课桌上的一个学生补充说，他忍不住对老师说出了秘密。

*

*

*

雅斯特烈勃觉得很为难，因为几天前老师自愿参加他这个连队。他劝老师去找别的连去，只是白劝了一阵。

雅斯特烈勃是属于这样一种青年，从外表看是和年龄相符合的，但思想行动方面却说明本人已到一定成熟程度。他是一个认真严肃、非常坚决的指挥员。可是有老师在场，使他感到拘束，弄得他手足无措。他不能让自己象指挥员那样对待老师。从前他可以对战士们大声吆喝，有时在队列前讲话甚至说一些粗话，也不必特别注意话说得对不对。自从老师到了连里，他倒象不会讲话了。他用书面形式传达命令，在老师面前，完全象在学校里写文章时那么胆怯。

就象此刻在铁路附近吧，如果别的一个没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处在老师的地位上，雅斯特烈勃就可以毫无拘束地对他吆喝，并且命令他按照战斗要领隐蔽起来。可是他对老师却不能这么做。然而雅斯特烈勃还是转念想到，火车很快就要来了，这才走到老师身边，第一次用命令口气同他说话。

“同志，跟我来，您在这里不行！”

“您命令我吗？”老师跟在雅斯特烈勃后面问。

“对，我命令您！我有责任命令您！可是您跟我讲话怎么用‘您’呢？”

“是呀。在连队里，我不想成为例外。您只管象对别人那样命令我好了。唯有我一个人，大家用‘您’来称呼。既然这样，我也得用‘您’来回答。我那样蹲在树桩后面，也不是由于那种别人硬加在我们身上的教师自由散漫的习性，而是为了要逼使你对待我象对待任何一个别的游击队员那样。我们现在可不是在教室里。不过有朝一日你要参加考试，我是又会当老师的。明白了吗？现在我是战士！”

雅斯特烈勃给他在机枪手后边指定一个位置，从这地方看不到铁路。

“你待在这里要好一点，”雅斯特烈勃终于决定根据游击队的不成文法，对老师讲话用起“你”来。“你可以从这里射击敌人。”

“谢谢连长。早已有人想拦阻我，要我在后方工作。我焦急地盼望着你的第一道命令，可惜我不能执行，”老师回答。给他指定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显然生气了，仍旧跑到那个树桩后面躺下，紧贴着地，瞄准了铁路。“现在你来检查吧！”他对雅斯特烈勃说。

*

*

*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但阳光还照不到“古贝茨”营的阵地，寒雾象一张厚幕把阵地遮得严严的。战士们匍伏在自己的位置上，焦急地环顾四周，侧耳倾听。突然间，在秋色朦胧的静寂中，传来尖厉的汽笛声。卡彼拉群山发出回声，一次又一次重复这刺耳的信号，仿佛在向游击队员挑战。营里出现了不安的情绪，仿佛人们是初次面对面遭遇敌人。战士们微微动起来，张望着邻近的人，好象害怕落得孤单单一个。有几个新战士似乎觉得选择的阵地不对头，换了个更合适的位置。指挥员终于使战士们安静下来。老师伏在树桩后面不动。

机车又鸣了一次汽笛，比先前的要响得多。阵地上鸦雀无声。每一个战士都顾着自己的事。只有掷弹筒组忙着准备手榴弹和燃烧瓶，这些自制的军火，看样子不会有特别的效果。掷弹筒组的组长大家都叫他黄毛，因为他的头发生成草黄色，一次也没有剃过的胡子也是姜黄色的。黄毛低声下达命令，再三地教导、劝告，要组员自己保持镇定，并且帮助别人克制激动。在危险临头的时候，连最勇敢的人也会激动的。

第三次汽笛声听起来十分近，车皮在铁轨上发出的声音，机车轰轰的行驶声，越来越大，如潮水一般滚来。

“你看它有多大劲头，”掷弹筒组有人压低声音说。“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嗓门。一个月前还没这么吵人。太放肆了。”

黄毛稍稍抬起身子，为了使大家听见，他大声喊道：

“我们为战争跑够了！谁想逃跑，赶紧溜掉。同志们，火车到了！听听它要完蛋的时候唱得多好。‘可别怨我们！’”黄毛想起乌斯

塔施^①常对被杀害者说的一句话，好象他已看到火车被炸出轨。

“够了！”雅斯特烈勃正好转到掷弹筒组这边来，对黄毛喝了一声。“都准备好了吗？就要到了！”

从左面急转弯的地方出现了机车，被一团团泡沫似的蒸汽笼罩着。浓烟遮住了后面拖的油槽车。机车刺耳地尖叫起来，好象又在要求让出一条通过洛克维的路来。这条蜿蜒着的大蛇，向埋伏的地点爬来，似乎是把那有明显损伤的一边置于射程之内，以此来自夸胆大。拖长的尖叫声忽然中断——只听到震耳欲聋的一声爆炸，接着便传来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冒着一道浓浓的蒸汽的机车立刻翻倒了。油槽车一辆倒在一辆上。汽油从无数的弹孔里流出来，流到路基上。黄毛和两名掷弹筒组的战士跑到路基边，用力投出用破布裹着点了火的燃烧瓶。大火包围了整个列车，火焰和黑烟高高地冲到天上。几声猛烈的爆炸后，着火的汽油一下迸出来，油槽车的碎片四处飞散。

战士们穿过窒息的浓烟，急忙从铁路边撤下来。他们才跑出百米左右，洛克维和德耳尼策那里的大炮就开火了。部队通过森林越是退得快，敌人的大炮发现他们在林间道路上，也打得越厉害。

战士们一路说着话，唠唠叨叨发怨言，对这次又是空手而回很不满意。

“我真心疼那炸药和子弹，”有人大声抱怨着，想让连长听到。

“为什么？”雅斯特烈勃问，一边打手势要连队卧倒，因为附近有一颗炮弹炸开了。

“还不是为那个，”那个游击队员应声说。“你去过哪里？哪里也没去！你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那个扫烟囱工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供给我们步枪。我看呀，他的办法也用尽了。‘武器在敌人那里。’

① 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靠德、意占领军。

要到那里去找。大家都这么说，可我们又怎么样呢？不是偶然从农民那里得到一点，我们只好拿棍子打仗。再说，农民也不会再给我们了。既然我们只会溜走，活该如此。”

“依你说，这没有什么意思？”雅斯特烈勃指着熊熊燃烧的车皮怒冲冲地问。

“装油的车，看上去了不起的样子。可我们最好是遇到扫荡队，步枪，机枪，还有子弹箱，比这样的十列火车还宝贵，”战士挑战似地狠狠说。他掀起大衣边，露出缝着的最后五颗子弹——每个游击队员都有这点备用弹药，以防万一。“看吧，连这点都动用了。要知道这是最后几颗啊。”

“你把它们‘孵’嘛，说不定会孵出另外几颗来的，”有人开玩笑说。

“我总共只剩下一颗子弹了，”又一个游击队员插进来说，“可是一只蛋老母鸡是不肯孵的。现在只好拚刺刀了。我们的三发步枪在白刃战里比意大利鬼子的步枪好使，可是得装上刺刀。你再在那双筒枪上插一把刺刀试试！”

“我敢说，我们的装备比起那些在枪炮发明以前作战的所有部队来要更现代化。只要有这么一个连守在要道上，汉尼拔^①就永远过不了阿尔卑斯山。”

“这倒是一个哲学家！”有人说。“快送他到司令部去，要不然这样好的学问在连队里白糟蹋了。”

“最近这一阵我们不大走运，”全营闻名的话匣子，军需普列舍接着话头说，他身后牵着一匹骡子。“瞧，又是不顺手：第两次碰到这些该死的油槽车，空手回来。”

雅斯特烈勃对这次袭击是满意的。可是听听战士们的抱怨，

① 汉尼拔(约公元前247—183年)，古代迦太基的统帅，曾率领部队通过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